

陸曼炎編

中國大史綱
纂修

文信書局印行

陸曼炎編

中國七大典籍纂修考

文信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初版

中國七次修纂考

實價四幣九十元
(外埠酌加運費)

編者 陸 曼 炎

發行人 王 君 一

總發行所 文 信 書 局

分發行所 聯 華 書 局

重慶白象街

重慶白象街

重慶白象街



解題之言

自從印刷術進步，書籍的編輯也跟著發達，變收漸滿，變政巨族，或是類書，或是叢書，始創於唐宋時代，輝煌於明清之際。叢書殺荒的大書，屈指算來，就有好幾部。在魏征當時，固是藝林一大盛事，便在現在看來，也仍不失為舉國矚目。因為這些書裏寫的內容，廣博的博識，保存了不少的文化遺產，不論在那一時代，只要研索中國歷史，都有享受和動用的機會。其價值的偉大，永遠不會忘掉。

但說起這些書籍的發掘整理，就有消長的故事，是種文獻的興衰。本書的目的，只想把這些故事，理個頭緒，寫成首尾貫串的體系，好給大家這些頭緒。不過匆匆執筆，不能多用心思，尤其手頭參考書太少了，有些想力寫的不能滿意，也僅為草草放。詳近而略遠，廣今而細古，知道的多說一些，不知道的少說一些。自然，書說的

玩兒，並非容易，又且欠信，更難精神和物質雙方，在戰時都說不上。我這工作，草率得可以，對於生財用品大著，更覺有書寫不逮之歎。所以只是抄錄傳說，熟讀考證，藉此一得，是個很好的注脚。

末了，本書的編寫，取材於柳詒徵、唐一山、郭伯恭、鄧錫聲諸先生的書述不少，不及一一列舉，謹誌謝意。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陸曼堯，渝都。

目次

一	前言	(一)
二	「太平御覽」的纂修	(五)
三	「太平廣記」的纂修	(一九)
四	「文苑英華」的纂修	(三四)
五	「冊府元龜」的纂修	(四四)
六	「永樂大典」的纂修	(五四)
七	「四庫全書」的纂修	(六一)
八	「四庫全書」的纂修	(七一)

九 結語	(一〇六)
附四 七部籍纂修人的著述考略	(一〇七)

中國七大典籍纂修考

一 導言

我國文明，創始甚早，歷史悠久，文物盛興。遠在五十年前，就有文字的發明。歷代著錄宏富，浩如煙海。紛而縹緲縹緲，因年湮代遠，戰亂紛紜，往往失傳。於是纂修類書的結果，由保存遺佚而愈顯其價值的重要。

自古以來，纂修的著錄，首推六典。漢代劉歆校文秘閣，幾分著錄爲六略，以六爲部，講字、詩賦、兵書、譜數、方技並濟。晉時荀勗撰「中經」，分甲、乙、丙、丁四部，總括群書。到了李充手裏，又重加修正，以五經爲甲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詞賦爲丁部，這樣經史子集的次第始獲確定，而四部之例也從而得名。以後隋唐經籍

印，也盡力，及至印刷，更盡心細實雙方，在戰時条件下，這項工作，草草付之，而所求則甚大，更是有不辭之勞。所以，只是少給些工資，這以爲對不起，倒是很好的老師。

本了，本書的編寫，取材於初稿、唐一山、郭伯恭、鄭國建等先生的建議不少，不及一一列舉，謹誌謝意。

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陳慶堃 完稿。

目次

一	前言	(一)
二	「太平御覽」的纂修	(五)
三	「太平廣記」的纂修	(一九)
四	「文苑英華」的纂修	(三〇)
五	「冊府元龜」的纂修	(四四)
六	「永樂大典」的纂修	(五四)
七	「圖書集成」的纂修	(六一)
八	「四庫全書」的纂修	(七一)

中國七次修纂考

一 導言

我國文明，開創甚早，歷史悠久，文物盛興。遠在五十年前，就有文字的發明，歷代著錄宏富，浩如煙海，然而絲繆纏雜，因年湮代遠，戰亂紛經，往往失傳。於是聚書類書的結集，由於存遺佚而愈顯其價值的重要。

自古以來，書籍如蠶絲，資推六典。漢代劉歆校文館閣，總分漢書爲六略，以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並列。晉時荀勗撰《中經》^(一)，分甲、乙、丙、丁四部，總結群書。到了宋元季葉，又重加修正，以五經爲中部，史記爲乙部，諸子爲丙部，詞賦爲丁部，這樣經史子集的次第始被釐定，而四部之例也從而得名。以後陸續修纂

書下迄國今者，都用這樣的分法，雖然範圍廣狹或有損損，可是內容包羅，大體相同。

類書的纂輯最早爲唐代，「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就是此遺流。後如「朱子類書」，「東坡全集」，「國朝集賢」，等類，皆屬此類。學者得此，若欲觀覽，取用不難。而保存遺佚，更是一大優點。因爲國朝初集，容易散亡，有賴此類書的編纂，至少可以保存個大概。明沈際飛說：

「凡古今無不備載，有一之不備，夫古者聖人，古曰積日累，其留者不及於後者之末也。其遺者又不及於前者之末也。以此古人持不論之義，而求其遺遺之義，於是遺經遺書，皆出焉。以類相從，如散髮之就髮形。此類書之義也。」（類書纂要序）

這是就類書的應用而言。宋李延亢有從類書的存佚價值說起一節，其詞曰：「他說

「古書佚者多矣，連任之言，南陵之義，已弗勝其全；此詩書以傳者止此耳，非華

歟？」太平御覽一百一十卷，皆歷代百氏之言，凡可徵名者，一千六百有九十，而一二章一節，則見於出者弗與。若宋中秘之盛，多人備未見之書，勝目寶儲，中秘中盛，書成始得流布世間。公自南陵歸宋，延閣竹帛，已盡燬羅授矣。是故君子以爲惜是書，以見已概而謬彷彿」（清刻「太平御覽」跋）

可見類書纂輯百家之言，這文藝事，幾難流傳下來，即便原書散失，學者仍可從中虎豹，找出個約略的未來面目。所以「四庫提要」評「藝文類聚」說：「所以簡遺文，彙集，迄今十九不存，得此一書，尚略其遺。朱明必大校「文苑英華」，多引是書。從近代鴻儒的「詩紀」，梅鼎祚「文紀」，陳師「百三家集」從此採出者尤多。亦所謂幾存附錄，沾溉百代著矣」。古今來百千種佚書，往往由這類類書中輯出，得以復見於世。這類類書實爲莫大的貢獻，也是藝林的勝事。

但這些大部頭的書籍，在經相續纂的時候，實也費了不少學者的心力，耗了無數的金錢，受了多少的挫折，纔得大功告成，流布當時後世。我們在這兒就就把宋以來幾部

出體文長編卷七

大唐的著作經過，因經得失，假個規模的考證和介紹。這也許是留心文獻的明達所共有的吧？

二 「太平御覽」的纂修

宋室五代之亂，文獻蕩然。開國初年，忙於平定反側，無力修明文事。到了宋接位，因景文安，國非清閑，加上他自己的好學精神，於是留心文教，大發獎勵。一而開科取士，拔擢異才，一面置館修書，收聚遺籍。所有「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神隱普救」等書，因他的踴躍支持，陸續編纂成集。如今除「神隱普救」已佚，其餘三書仍流傳世上，與真宗朝所纂「冊府元龜」，並稱為「宋代四大書」。

「太平御覽」初名「太平總類」，後來寫殘了，過御時才改名「御覽」。原來太宗素愛伯璠，聽政餘暇，翻閱圖書，門目繁雜，不易備設，他就命令詞臣，「採摭舊著，纂成類例」，編起這部大書來。王應麟「玉海」引「太宗皇帝實錄」說：「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戊寅（十七日）置翰林學士李昉、呂蒙正，左閣直學劉昫等，太平少

二 「太平御覽」的纂修

詹事湯悅，太子中允張洎，左補闕李寬勳，左拾遺宋白，太子中允陳鄂，光祿寺丞侯瑒，太府寺丞吳玠，國子寺丞韓雍，少府監丞呂文仲，阮思道等十四人，同以宋代「修文御覽」，「藝文類聚」，「文惠博要」及諸書，分門編爲二千卷。又引「國朝會要」云：「惟克勤，用賢，舉進改他官，給命太子中允王冕真，著實，直史館趙鼎預選」。這樣，「御覽」的編修先後就有十七人。

全書二千卷，結構繁夥，而預修的人，在修纂期間，大部還兼顧其他的事，除李克勤，徐用實，阮思道三人後命不久便改他職，不曾對「御覽」有所致力外，餘如李昉，呂蒙正，李燾，徐鉉，張洎，宋白，侯雍，趙鼎，張洎，陳鄂等在受命撰修「御覽」之後，多分心於其他職務，或參軍旅，或察禁錮，不能專心致志於其進。其中用力最勤的，怕不出張洎，呂文仲，湯悅，王右軍後三數人而已。

「御覽」自開始修撰，至於完成，歷時五年有餘。全書告成，始在太平興國七年（九八二）。據「玉衡」引「實錄」云：「八年十一月庚辰，上（即趙匡胤）詔所修『太平御覽』」

千卷，其令日進三卷，餘當觀覽焉，自十二月一日爲始。宰相宋琪等言曰：「太宗欲短，日閱三卷，恐難窮致也。上曰：『朕性喜讀書，頗得志趣，開卷有益，嘗能然也？因知好學者讀萬卷書，非虛言耳。』十二月庚子書成，凡分五十四門。詔曰：『此部新纂『太平御覽』千卷，包括舊事，指掌十古，頗資乙亥之覽，何止名山之藏，用勸諸儒，以傳來育，可改名『太平御覽』。』」這說「御覽」纂成於太平興國八年，事實上不很可信。因爲這一年十一月庚辰，太宗雖然有詔集館日進類三卷，而詔書又明說「臣館所修『太平御覽』千卷，可知該書早已編纂備事，否則那能有進進御？又怎麼明言「千卷」呢？我們產生徵求在「宋史藝文志」上說：

「總類成，每日覽三卷，一年而讀周，則名曰『太平御覽』。」
「把這和『太平實錄』所記「總類」改名「御覽」的時代推算，全書告成決不在八年，而應是早一年的事情。不但這樣，太宗一朝，始纂「御覽」一說也，謙修「文編與藝」。後者始事於太平興國七年九月，預修的文士李昉，呂蒙正，徐鉉，宋白，吳玠，王

文仲等，都是撰纂「御覽」的原班人馬，如果這時「御覽」還沒有竣工，就不可能分心於另一典範的編纂，即使調用，也不會把李昉以上預修的人派走。很可能，「御覽」「廣記」修畢，協纂諸儒都坐下來，太宗還想勉力修一書的計劃。所以「御覽」成書，一定在太平興國七年。「御覽」卷首題銜有「翰林學士承旨直學士大夫守工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臨西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昉奉教撰」字樣，與太平興國七年奉防的職位相合。八年，他就改文開殿學士，不久參大政，與宋琪同時拜相。勅使「御覽」修竣於八年，卷首題銜是「文開殿學士……」或「參知政事……」，或「同平章事……」，不會仍是「翰林學士承旨」云云。由此而推，我們可以斷定「御覽」成於太平興國七年，「玉衡」所言，不足為據。

以千卷大書，分屬於十數人，吾輩於五年中。修完諸篇的殘微博覽，餘勁工作，不難想像。全書千卷，分五十五部，取「易繫辭」「天地之數五十五」的說法，表示包羅萬象，橫貫諸書。部中分類，類之中分目，總計五十五部，共四千五百五十八目。內

容富瞻，為從來類書開一新紀元。其部類卷次，約如下表：

部	別	卷	別	目	記
部次	部名	各部類數	總卷起訖	各部卷數	
一	天	三九	一一一五	一五	
二	時序	三九	一六十三五	二〇	
三	地	一五五	三六十七五	四〇	內有一四類又共五三八
四	皇王	一二三	七六一二六	四一	
五	偏霸	一〇七	一二七十三四	一八	
六	皇親	二五七	一三五十五四	二〇	
七	州郡	一一〇	一五五十二二	一八	內有九類又共三三二目

八	居處	九六	七三一一九七	二五	
九	封建	二九	一九八一二〇二	五	
一〇	職官	四二四	二〇三一二六九	六七	
一一	兵	二七一	二七〇一三五九	九〇	
一二	人事	二三四	三六〇一五〇〇	一四一	
一三	邊長	二	五〇二一五一〇	一〇	
一四	宗親	二五	五二二一五二一	一一	
一五	禮儀	八二	五三二一五六二	四一	
一六	樂	三五	五六三一五八四	二二	內雜樂類又分二六目
一七	文	六四	五八五一六〇六	三三	

一八	母	二八	六〇七一六二九	一三	
一九	治道	一〇	六二〇一六三四	一五	
二〇	刑法	四六	六三五一六五二	一八	
二一	爵	一〇	六五三二六五八	六	
二二	遺	五三	六五九一六七九	二一	
二三	儀式	二〇	六八〇二六八三	四	
二四	服章	七九	六八四一六九八	一五	
二五	服用	八一	六九九一七一九	二一	
二六	方輿	二五	七二〇一七三七	一八	
二七	集類	五七	七三八一七四三	六	

二八	工藝	三五	七四	四十七五五	一二
二九	器	一〇六	七五	六十七六五	一〇
三〇	雜物	二三	七六	六十七六七	二
三一	舟	二七	七六	八十七七二	四
三二	車	五〇	七七	二十七七六	五
三三	乘使	一	七七	七十七七九	三
三四	四禽	三九〇	七八〇	十八〇一	三二
三五	珍寶	四四	八〇	二一八二三	一二
三六	布帛	三四	八二	四十八二〇	七
三七	寶庫	九四	八二	二一八三六	一六

三八	貢登	一五	八三七	一八四二	六
三九	飲食	六三	八四	二八六七	二五
四〇	火	八	八六	八八七一	四
四一	休徵	一六	八七	二一八七三	二
四二	咎徵	八三	八七	四一八八〇	七
四三	眚鬼	二	八八	一十八八四	四
四四	妖異	五	八八	五十八八八	四
四五	獸	一二二	八八	九十九二三	二五
四六	羽族	一一八	九一	四十九二八	一五
四七	鱗介	二〇七	九二	九十九四三	一五

四八	虫	八二	九四四一九五一	八	
四九	木	一二七	九五二一九六一	一〇	
五〇	竹	四〇	九六二一九六三	二	
五一	果	七六	九六四一九七五	一二	
五二	菜	三七	九七六一九八〇	五	
五三	香	四二	九八一一九八三	三	
五四	藥	二〇三	九八四一九九三	一〇	
五五	百卉	一〇七	九九四一九〇〇	七	

從上表看來，全書分置「人事部」最多，佔百分之十四強，其次是「兵部」、「職官部」、「皇王部」、「禮儀部」、「地理」等五十五部中，四十卷以上的有上列六部，而不滿十卷的也有二十部，如「雜物」、「奉使」、「休養」、「竹」、「香」等，每類有少至一二行的。因

爲事物繁簡不同，所以不能相等。

由於部類的繁雜，在編纂當時很不容易分別清楚，從而書中重複的，低格的，屢見不鮮。對於「御覽」的體例，後人也有誤解不妥當的，如錢大昕就曾說過這樣的話：「其「皇王」、「儒學」二部，進書魏而退魏吳，晉拓跋而歸江左，正字文而開高齊，未免相私而不得其平。五代十國並不預「儒學」之列，「職官」則翰林學士、節度、觀察諸使皆擢焉。詳於遠而略於近，皆體例之可議者也」（錢大昕「御覽」）我們若按「御覽」詳遠略近，誠然是一大缺點，至於進魏退蜀，在當時愛筆的人却也有苦衷，只要看宋太祖的尊立禮儀，君臨天下，就可知道個中消息。所以錢氏所論，不能說身處地，爲宋初諸儒着想，過於苛責，未免有些不公平呢！

「御覽」宋缺清湖，徵引廣博，有的說輯自古籍，有的說原出類書，但保存遺佚的價值，却是一樣的。洪邁「容齋五筆」云：「國初承五季亂離之後，所存書籍印板甚少，宜其殘缺遺佚，了無孑遺。錢大昕與因中，編次「御覽」，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種，其輯目

並載於書卷；而錢謙有詩賦，又不及其錄。以今考之，無傳者十之七八矣。然而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對洪興祖以爲然，頗有所辨正。他說：「或言同初古詩多未亡，以『御覽』所引用書名故也。其實不然，特因陳氏後編之僥倖。以三個因是考之，館閣及給中書，錢三萬六千餘卷，而『御覽』所引許多不著錄，蓋可見矣。」錢氏則既持着同一的見解，毀斥洪祖的說法。他以為「太平御覽」蓋因襲唐諸類書「文思博要」「三教珠英」等，仍其前引書，非必宋初遺存也。亦有宋世不存，而遞時往往遺出者，又以鈔拾類書得之。此皆余所自驗，故知之最真。洪以博洽名，而早到清華，或未免此曲折」。又說：「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遺存，大率皆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蓋後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皆之本者也。」「他所云云，很有一部分是錯誤的事實。『御覽』的缺點，實難臆錯，誤引益誠，但也有一好處，就是『御覽』所引史書，往往是可正今本的錯誤。」「御覽」正信，去非存古」在學術上有很大的貢獻。并且『御覽』所引用的書，上徵而下，已少傳本，在現在家

們要推求秦漢以來的佚書，就非徵輯不可。所以陳氏說：「存『御覽』一書，即存秦漢以來佚書千餘種矣，洵宇宙間不可少之古寶也。」這話說的一點不錯，「存古可謂」正是其價值所在。

「太平御覽」編成之後，什麼時候雕板印刷，頗行天下。在文獻方面無可考查。不過就留遺下來的宋刻殘缺研究，書中避諱缺筆諸字，似可推定「御覽」初刊於宋仁宗朝。本來北宋刻本，明時已不全，初歸中書主事郎，所以書面蓋有「南州藏七」東坡家藏「二印」；後入內府，爲文淵閣類聚之物。到了清初，該書遂轉歸於昆山徐氏的傳是樓。乾隆年間，乃爲吳縣張氏所有，列於「十國唐」的珍貴古籍中。當時就有三百六十六卷。同治時，爲歸安陸公澐購得，藏於著名的皕宋樓。實存三百五十一卷。書中每葉凡「慎、殷、恒、貞」等字都缺筆，而「恒」字不缺，陸氏因而推斷「御覽」刊印當在仁宗時，也便是這書刻的祖本。（「皕宋樓藏書」：朱氏太平御覽跋）我們知道「恒」字是徐宗尚書，那麼「御覽」刊印可能在仁宗以後徽宗以前，也未可知。這後明末有國、蜀刊本；明

有倪燦校刻本及活字本；清有汪昌序、張蔭麟、何崇璣諸刻本；民國後又有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本，最稱完善，為藏書之士所喜愛云。

二 「太平廣記」的纂修

「太平廣記」的纂修，開始於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三月，據玉藻引「續錄」及「食源」，是與「太平御覽」同時奉敕修撰。是兩覽所收事類，包羅萬象，而「廣記」僅取遺釋閹豎及猥野小語，裁截煩瑣而已。與修諸人，差不多全是御監的羣臣者。依李昉等進太平廣記表尾所列，凡一十三人，即：「將仕郎守少府監丞呂文仲，吳淑，朝議大夫太子中書侍郎柱國賜紫金魚袋陳鄂，中大夫太子左贊善直史館趙麟趾，朝奉郎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張洎，朝奉大夫太子中允賜紫金魚袋王克貞，張洎，承奉郎左拾遺直史館宋白，通奉大夫太子中書令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徐鉉，金紫承祿大夫上柱國陳縣男侯昌三，百戶周悅，朝散大夫充史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李程，翰林院學士朝奉大夫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晏殊，翰林院學士中順大夫戶部尚書知制誥上柱國龍圖閣直學士晏殊，賜紫金